

# 蒙曼

品

蒙曼 著

最美唐诗

人  
生  
五  
味



蒙曼品最美唐诗

# 人生五味

蒙曼  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蒙曼品最美唐诗: 人生五味 / 蒙曼著. — 杭州:  
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8.12

ISBN 978-7-213-09067-7

I. ①蒙… II. ①蒙… III. ①唐诗—诗歌欣赏 IV.  
① I207.227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73196 号

## 蒙曼品最美唐诗: 人生五味

MENGMAN PIN ZUIMEI TANGSHI : RENSHENG WUWEI

蒙 曼 著

---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(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)

责任编辑 钱 丛 徐 婷

责任校对 戴文英

电脑制版 顾小固

封面设计 陈义文 谢 薇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5

字 数 170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3-09067-7

定 价 48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诗是人写的，也是写给人的。人的一生，从纵向看，是四季；从横向看，是五情。四季是什么？春夏秋冬，对应着人生，就是少年、青年、中年和老年。五情是什么？喜怒哀乐怨，对应着人心，就是那些回环往复、起伏不定的心情。

《红楼梦》第二十八回有一段特别有趣的文字。终日和宝姐姐林妹妹痴缠的宝玉被贵公子冯紫英请出来，和呆霸王薛蟠、俊小生蒋玉菡以及锦香院的妓女云儿一起吃花酒。滥饮无趣，宝玉提了一个酒令。这酒令听着就新鲜：要说悲、愁、喜、乐四字，又要说出女儿来，还要注明这四个字和女儿之间的关系。这个酒令可真复杂，宝玉自然要先示范一下。他说的是：“女儿悲，青

春已大守空闺。女儿愁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女儿喜，对镜晨妆颜色美。女儿乐，秋千架上春衫薄。”想想看，这悲愁喜乐的心情，不是和我们说的喜怒哀乐怨如出一辙吗？何况，宝玉还恰如其分地引用了一句现成的唐诗：“悔教夫婿觅封侯。”

事实上，唐诗之美，正在于有情。这情里头，有酣畅之喜：“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。”忧国忧民的老杜，看到国家复兴有望，也一改平日的沉郁，变得轻狂如少年：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”所谓家国有庆，欣喜若狂，读诗至此，谁人不感同身受呢？

这情里头，也有雷霆之怒。谁都知道战争的残酷，“相看白刃血纷纷，死节从来岂顾勋”的牺牲不令人愤怒；“晓战随金鼓，宵眠抱玉鞍”的辛劳也不令人愤怒；但是，“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”的腐败、漠视与不公却十足令人愤怒。当年，唐雎以布衣之怒，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来对抗秦昭王的天子之怒，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。唐雎赢了，因为他代表的是正义之怒。正义可以推迟，但正义永远不会退场。

喜和怒都是直接而又强烈的感情，但哀不是。哀是那样绵长，

却又那样隐曲，仿佛眼角的泪痕、镜里的秋霜，更适合留在心头，而不是挂在嘴边。但是，唐诗是那么善于表达这种幽微的境界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落日熔金，古原如醉。这夕阳西下的风景如此美好，只不过黄昏已经逼近，而一入黄昏，也就万象俱灭了！美景转瞬即逝，人生不也如白驹过隙？推而广之，这大唐，这地球，这宇宙，又何尝不是如露亦如电！面对斯景斯情，一种无法言说却又铺天盖地的惆怅出现了，它并不大开大合、荡气回肠，但是，却缭绕盘旋、低回不已。人的心灵，因此变得细腻了。

乐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粗略地说，乐就是小巧、轻快而短暂的喜。拿贾宝玉的酒令来举例子，“对镜晨妆颜色美”是喜，而“秋千架上春衫薄”则是乐。自然，少女的青春美貌也短暂，但无论如何，它也要比荡一次秋千的快乐来得更长久，也更重要些。那用唐诗来解释呢？“洞房昨夜停红烛，待晓堂前拜舅姑”是喜吧？这可不是一般的喜，它基本上是古代的女子一生中最重大的喜事。而“逢郎欲语低头笑，碧玉搔头落水中”则是乐。看到了，害羞了，簪子掉了，脸上却笑了。这是一瞬间的小美好，却又像电影画面

一样定格在心里。到老奶奶七八十岁的时候，这画面还会闪回：你看老奶奶坐在门口晒太阳，晒着晒着，忽然笑了，别去她周围找原因，她笑，是因为在她心底，那艘小船又来了，那根簪子又掉了。

最后说说怨吧。怨是一种节制的怒。我们传统的儒家哲学讲中庸，美学则讲“怨而不怒，哀而不伤”，都是一种节制主义。这种节制，在诗里就显得格外蕴藉。蕴藉到什么程度呢？“玉阶生白露，夜久侵罗袜。却下水晶帘，玲珑望秋月。”这深宫的女子，枯坐在寝殿的台阶上，她对君主怀抱着爱和希望，所以她只是痴痴地望着月亮，盼他来，怨他不来，却不会恨他，也从未想过要离开他。同样，这写诗的男子，困顿在不如意的现实中，他对理想怀抱着爱和希望，所以他也痴痴地望着月亮，盼这理想实现，怨这理想未能实现，却不恨这理想，更从未想过要抛弃理想。她的情和他的情都是怨，她的心和他的心，都像水晶一样剔透玲珑。我们无法知道那个望月的女子是谁，但我们知道，那个写诗的男子，名字叫作李白。他属于大唐，更属于诗歌。

人有五情，人就活着。诗有五情，诗就永恒。

自序  
五味人生五味诗

喜

- (邂逅初恋) 崔颢《长干行》(二首) 0 0  
 (新婚燕尔) 朱庆馀《近试上张水部》 0 1 0  
 (金榜题名) 张籍《酬朱庆馀》 0 2 2 0  
 (亲人关切) 司空曙《喜外弟卢纶见宿》 0 0 0 7  
 (亲人重逢) 李益《喜见外弟又言别》 0 0 3 8  
 (友人来访) 杜甫《客至》 0 0 4 6  
 (闲居访友) 孟浩然《过故人庄》 0 0 5 3  
 (仕途得意) 虞世南《蝉》 0 0 6 0  
 (复国还乡) 杜甫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 0 6 9 0

怒

- (朝廷不用) 李白《行路难》 0 0 0 8  
 (军旅不公) 高适《燕歌行》 0 0 8 7  
 (蒙冤受屈) 骆宾王《在狱咏蝉》 0 9 6 7  
 (举国麻木) 杜牧《泊秦淮》 1 0 5 6

哀

- (国破家亡) 李商隐《马嵬》 1 1 1 4  
 (衰败流离) 杜甫《江南逢李龟年》 1 2 4 4  
 (壮志未酬) 杜甫《蜀相》 1 3 3 3



(后继无人)

刘禹锡《蜀先主庙》

1 4

(生命)

李商隐《登乐游原》

1 4

(青春)

李贺《将进酒》

1 5

(悼亡)

元稹《遣悲怀》(一)

1 6

(悼亡)

元稹《遣悲怀》(二)

1 7

(悼亡)

元稹《遣悲怀》(三)

1 8

## 乐

(宴饮)

王翰《凉州词》

1 8

(宴饮)

李白《将进酒》

1 9

(知音)

李白《听蜀僧濬弹琴》

2 0

(青春)

王昌龄《采莲曲》

2 1

(青春)

李白《采莲曲》

2 2

(青春)

白居易《采莲曲》

2 3

## 怨

(不归)

李白《春思》

2 4

(不宠)

杜荀鹤《春宫怨》

2 4

(不宠)

刘禹锡《和乐天春词》

2 5

(不宠)

李白《玉阶怨》

2 5

(贬谪)

柳宗元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》

2 6

(无人赏识)

李商隐《蝉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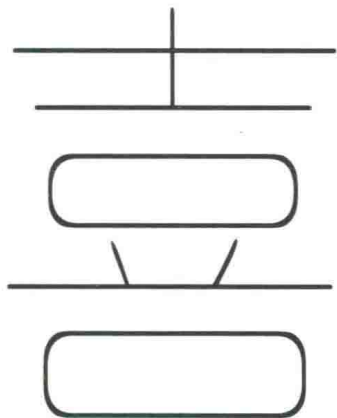
2 7

(奸邪当道)

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

2 8

2 8



中国有人生四大喜的说法，讲的是：“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”这四大喜中，除了“久旱逢甘雨”讲天时，反映农耕民族的经济底色外，其他三喜都是在讲人生际遇。古往今来，人总需要承担起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吧？第一份责任在人伦，所以有洞房花烛之喜；第二份责任在事业，所以有金榜题名之喜。履行责任哪能不承受苦难呢？为国为家辗转奔波、背井离乡之际，人会格外渴望情感的慰藉，所以又有他乡遇故知之喜。唐诗中的喜，大体也就体现在这些主题上。只是，诗人的心是敏感而丰富的，他们的喜，绝不单单是喜上眉梢、喜不自胜，也会有回嗔作喜、悲喜交加。

## 崔颢《长干行》（二首）

《诗经》的第一首叫《关雎》。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好多人认为是爱情歌曲，也有学者认为是婚庆歌曲。无论如何，人生五伦以夫妇之伦为首，有夫妇而后有父子，有父子而后有君臣。夫妇之礼至为重要，所以《关雎》才能成为《诗经》的首篇。我们这本书，也沿袭着《诗经》的思路，以婚姻之喜为先。只不过，按照现代人的观念，结婚必须以恋爱为先导，初恋的喜悦感，虽然没有结婚那样浓烈，却更加清纯如水，隽永如诗。

## 长干行（二首）

崔颢

君家何处住，妾住在横塘。

停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。

家临九江水，来去九江侧。

同是长干人，生小不相识。

---

长干行：乐府曲名。是长干里一带的民歌，长干里在今江苏省南京市。

借问：请问，向人询问。

或恐：也许。一作“或可”。

九江：原指长江浔阳一段，此泛指长江。

《长干行》本来是民歌。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因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，汉人南迁，中国的民歌发展也就分成了南北两个系统，北方民歌深受少数民族影响，质朴粗犷，带着白马秋风的肃杀与豁达，比如传唱至今的《敕勒歌》；南方民歌则温婉细腻，以刻画爱情见长，带着杏花春雨的滋润与芬芳。《长干行》就是典型的江南民歌，后来又成了乐府的题目，用这个题目写出来的诗一般都是绝句，短小轻灵，诉说着船家儿女的生活和情思。

到了唐朝，诗人对这些乐府旧题加以提炼升华，写出了真正的精品。崔颢的《长干行》就是其中之一。它本来是一组诗，一共四首，《唐诗三百首》选了其中的前两首。这两首诗，其实就是两段对话，每首四句话、20个字，加起来40个字，但它解决了一个古往今来的世界性难题——爱情。而且解决得既天真又含蓄，直抒胸臆却又意在言外，充满着中国人的情趣。先看第一首：

君家何处住，妾住在横塘。停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。

这是谁在说话？船家女。因为她自称为妾。跟谁说话呢？跟一个小伙子，因为她称对方为君。说什么呢？这四句话不用翻译，读者也都能理解吧：这位大哥，请问您家是哪儿的呀？我是横塘人。之所以停下船

来冒昧地问您，是因为刚才听您说话，感觉口音像是同乡呢。

简单吧？可是细细想来，又不简单。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当时的场景。一个本应该深藏闺中的小姑娘，却驾着船在滚滚长江上东奔西走讨生活，多不容易啊。忽然听见后面的船上传来家乡的口音，该是何等亲切、何等惊喜！所以赶紧停了船，回头就问：“君家何处住，妾住在横塘。”到这里完全是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的情感。想都没想，劈头就问，问完还主动告知自己的住址，这就是小姑娘的率真。可是，这两句话脱口而出之后，小姑娘忽然觉得不太合适了。自己毕竟是个姑娘，而对方又是一个小伙子，自己这么主动搭讪，还跟人家说家庭住址，是不是不太好呀？她觉得自己欠考虑，有点害羞了。怎么办呢？小姑娘非常机灵，赶紧找补，所以后两句话随之而来：“停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。”哎哟，你可别误会呀，我停下船来问你，是因为刚才听到你说话，感觉口音像是老乡呢。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给自己找理由、做解释。我可不是个见人就乱搭讪的轻浮女子，我也不是看上你了，我只是听见你的口音觉得亲切，我只是想认个老乡而已。这是给自己洗白呢：你别多想，因为我就没多想。

那么，这个小姑娘真的完全是心无杂念，只想认个老乡吗？又不尽然。小姑娘开头说“君家何处住，妾住在横塘”的时候，大概确实是心

无杂念。但是这两句话说出口的同时，她也看到了后面船家那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，这个小伙子一定不讨厌，事实上很可能还挺讨人喜欢，所以小姑娘才会瞬间产生了羞涩感，一定要给自己刚才脱口而出的问题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找理由这个举动本身，就说明小姑娘动心了。否则，问了也就问了，误会也就误会，萍水相逢，谁会管那么多呢！这一首诗，到此为止就结束了，仅仅20个字，小姑娘的率真、小姑娘的聪慧、小姑娘的羞涩和小姑娘的春心萌动全都表现出来了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

民歌不经常是男女对唱吗？姑娘既然先开了腔，接下来该轮到小伙子回答了。他说什么呢？

家临九江水，来去九江侧。同是长干人，生小不相识。

这也好理解：我家就住在长江边上，每天都在长江上来来往往。你是长干人，我也是长干人，可是我从小跑船，在家的时候少，我还真是不认识你呢。

在这儿，得先解释一下横塘、长干和九江的关系。横塘在哪儿呢？横塘是一座河堤的名字，是当年三国时期吴国孙权所修，就在如今南京市秦淮河的南岸。而长干则是因为孙权修堤坝、建市场而繁荣起来的一

片区域，位置在秦淮河到雨花台之间。所以横塘和长干，其实是一个地方。长干范围大一点儿，横塘范围小一点儿，所以两个人确实可以攀老乡。

那九江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九江并非今天江西省的九江市，唐朝的时候，九江还叫江州呢，就是白居易《琵琶行》里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那个江州，下设浔阳县，所以又说“浔阳江头夜送客”。这首诗里的九江，不在江西，而是泛指长江。横塘也罢，长干也罢，都在长江的下游，诗里的小伙子，就住在长江边上，只是作为船家儿女，每天在江上漂泊，很少上岸罢了。

解释完诗句，该分析一下小伙子的性格了。这个小伙子真是老实厚道。人家问“君家何处住”，他就答“家临九江水，来去九江侧”。人家说“或恐是同乡”，他就答“同是长干人”。到这里已经确认了，两人确实是老乡，那接下去怎么说呢？可以想象，一个聪明灵秀的小姑娘主动搭讪，这个小伙子高兴不高兴？他当然是高兴的，而且都攀上老乡了，接下来，小伙子何妨摇唇鼓舌，把这层关系再往亲密里发展一步呢？可是这个小伙子真是个老实人，他说到这里，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，干脆说了一句大实话，“生小不相识”。虽然是老乡，但是我还真是不认识你。这小子是不是太不会聊天呀？其实也不能这么说。一句“生小不相识”，平淡归平淡，但是，也恰如其分地把小伙子的感情表达出来了，



什么感情呢？相见恨晚。可惜咱们小的时候不认识，可惜我没有跟你青梅竹马的机会。这句大实话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说明我是如此喜欢现在的你，所以，才会相见恨晚，才会遗憾“生小不相识”呀！

这两个人，像不像金庸先生笔下的靖哥哥和蓉儿？蓉儿天真又机灵，恰似这个主动搭讪，还能自圆其说的船家女；而靖哥哥老实且憨厚，恰似这个明明喜欢对方，却不知道怎么接话的船家少年。感情就是要互补才好，就像憨厚的郭靖最终能和机灵的黄蓉神雕侠侣一样，这一对船家儿女也许就会因为这次搭讪而并船同归，这就是《诗经·野有蔓草》里所说的“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”，也是《诗经·风雨》里所说的“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”。

两首诗下来，一女一男，一问一答，似有意而无意，似无意而有意，完全是一片白描，却又神行天下，这才是真正的天籁之音。

诗写得这么好，背后的诗人又是何许人呢？这首诗的作者是崔颢，少年的时候恃才傲物、为人轻薄，对美女见一个，爱一个；娶一个，丢一个。在唐朝那样的年代里能离四五次婚，可谓文人无行。但是后来经历仕途的磨难，特别是到东北边塞去了一趟之后，诗风大变，风骨与风流并存。一首《黄鹤楼》，甚至让诗仙李白为之搁笔。想来，李白喜欢崔颢，大概也是因为他这种自然而然，看似信手拈来，其实笔力千钧的风流吧。